

东坡恋琼州

大美海南

东坡海南身影

绍圣四年(公元1097年)
六月十一日
从广东雷州递角场渡海抵琼

绍圣四年(公元1097年)
七月二日
抵达贬所昌化军(今海南儋州)

元符三年(公元1100年)
六月二十日
渡海北归

元符三年(公元1100年)
六月十三日
宿于海南澄迈



兹游奇绝冠平生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

苏轼(号东坡居士)总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每到一个地方,他都能将自己的情怀释放在山水之乐、风情之美,进而成就精品佳制而为天下传诵。晚年时,苏轼以老迈之躯谪居海南3年,原以为会葬身海外,但是,最终他不但活色生香地活了下来,得以重返中原,而且还深深地体会到了海南的生态美,发出了“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感慨。是的,发现独特的海南美,是苏轼这3年最奇绝的经历……

春牛春杖,无限春风来海上。
便丐春工,染得桃红似肉红。
春幡春胜,一阵春风吹酒醒。
不似天涯,卷起杨花似雪花。

《减字木兰花·己卯儋耳春词》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·其二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

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四》

少年好远游,荡志隘八荒。
九夷为藩篱,四海环我堂。
卢生与若士,何足期渺茫。
自古无战场,稍喜海南州。

奇峰望黎母,何异嵩与邙。
芋魁倘可饱,无肉亦奚伤。
飞泉泻万仞,舞鹤双低昂。
膏泽弥此方,分流未入海。

茅茨破不补,嗟子乃尔贫。
菜肥人愈瘦,灶闲井常勤。
果熟多幽欣,借我三亩地。
丹荔破玉肤,结舌倘可学。
黄柑溢芳津,化为黎母民。